

林琴南傳奇

●王覺源

文化交流三大功臣

中國與西洋文化交流的關係，自十六世紀以後，斷斷續續，以迄民國初年，有四五百年的歷史。當十八世紀後半期，由於西洋功利主義思想的興起，與滿清皇朝之不爭氣，弄得國際地位日益下降，遂使中國文化，突趨衰微。一部中國近代史的序幕，則正始於中西文化新的交流，並展開了中國數千年來前所未有的變局。

中英鴉片戰爭以後，十九世紀中葉，即自滿清咸豐、同治年間（一八五一—一八七八），中國所提倡的所謂洋務運動開始，以至二十世紀初，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動，又漸漸展開起來，也比較正常而合理。在這段多災多難、艱苦磨練的過程中，中國曾產生了三位頂頂有名的文化交流使者，亦是中國近代文化推進的三大功臣：一為辜鴻銘（湯生）；一為嚴幾道（復）；一為林琴南（紓）。辜鴻銘將中國學術文化的精華，輸送到西洋。嚴幾道則將西方的哲學、政治、經濟思想，推薦到中國。林琴南則專將西方文學作品與文學思潮輸入到中華。三人在中國文化上影響力之

大，與其知名度之高，至今仍然灼灼有光。以上中國這三大學者，也相當巧合。同是八閩文壇巨匠；同生於清末民初一個時代。關於辜鴻銘氏的身世經歷，比較特殊。作者已有專文介紹於前（見本誌二四五期），不擬贅及。本文所要說的，雖祇是林琴南。而嚴幾道與林琴南所生的時代環境略同，而其後天個人的生活環境、地位與造就則異，影響到他們的晚景歸宿，便迥然有別。故嚴氏的生平，亦先有略為介述一番之必要，俾有一個比較的觀察。同時，我因對他了解不多，也不想另寫專文。

嚴林並稱閩侯雙傑

嚴復，初名宗光，字又陵，又字幾道。與林紓同為福建閩侯人。生於一八五三年，小林紓一歲，又先林紓三年而死。二氏在清末民初，在學術上，同有非凡的成就。雖於學術文化上之致力方向不同，却都以譯書成名。國人則常將他與林紓譽為「閩侯雙傑」。對他們兩人的論述文章，亦輯印有「林琴南嚴幾道文合鈔」出版。嚴氏對於國學，早具相當基礎。十四歲，學習船政（福建

船政學堂畢業）繼赴英國學海軍（英國皇家海軍大學畢業）。回國後，滿清皇帝賜給他文科進士。他也做過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、會辦、總辦、安慶高等學堂監督。又遊歷過南洋和日本。其社會地位、國際知識、器識見解，自然都比沒有出過國門的林琴南，高超宏遠得多。雖習西洋科學，却沒有能够在船政和海軍方面，大顯其身手。在政治方面，做過宣統資政院的議員（地位很高）。民國後，曾任北京大學校長、約法議員、籌安會六君子之一；不但沒有在政治上，顯貴通達起來，且留下了些微污點。不過在其所學所用之外，尚能得到學術文化上的非凡成就。雖說是異數，亦是學有專攻的代價。

嚴復生平，於學無所不窺。常舉中西政治治術原理，旁及文哲經濟之學，靡不究其原委，抉其得失，證明而會通之。雖希大有為於世，終以學不能見用，長才莫展，乃轉過方向，殫心於譯著。所著有詩文集多種；不過最重要的，還是他所譯的西洋名著八種：天演論、原富、社會通詮、羣己權界論、孟德斯鳩的法意、羣學肄言、名學淺說、穆勒名學，無一不為世所重。近世之關

其學術者，更不乏人。這即是說，他介紹了國人的哲學、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各種思想。對開拓國人的心胸；對改變國人的保守觀念；對中國近代文化運動所產生的影響效果，實在無法可以衡量。這與不諳西文而譯西書的林琴南，對我國學術文化上的建功立業，雖可等量齊觀。但林琴南則偏於文學方面的貢獻獨多。現在且看林氏。

古文家以譯書爲業

林琴南，名紆，一字畏廬，別署冷紅生。福建閩侯人。先嚴復一年（咸豐二年、一八五二）生，後嚴復三年（民國十三年）死，享年七十三歲。嚴復祇六十九歲。生死契濶，其間差距，不過四年。

林氏幼極穎慧，爲學勤奮。先世不詳，家資亦非富厚。弱冠負文名。光緒八年，三十一歲，舉於鄉。翌年，參加禮部會試，落榜。便捨棄制舉之業，絕意仕進，遠離政治。所以他完全是一個土生、土產、土造的文士。不懂外文，沒出過洋、留過學，更沒有像嚴復一樣，得過滿清文學進士之賜。專心致力於古文，精研國學與朱、程之學，尤嗜太史公的文章。爲文則寢饋韓（昌黎）柳（宗元），追踪桐城諸老。提倡白話文，反古文的胡適，亦常譽林琴南爲「古文的應用，自司馬遷以來，從沒有這樣大的成就。」可謂尊崇已極。又工詩善畫，詩多清新濺秀；畫亦深得古風神韻，但不常作，應算是儒林通才。國人原將他與嚴復並稱爲「閩侯雙傑」；也有人稱他爲「文壇怪傑」。其實他並不足「怪」，祇是個性

固執保守，木訥易怒，不太得人緣。爲學治事一經踏進，便鍥而不捨。如此而謂之爲怪，並不切合其人。但與一般文士比較來說，確也有點怪。不過這怪，正是他成功的條件。

爲學之外，即從事教書生涯。光緒二十二年，四十五歲，於福州與孫寶珊等，參加類似書院的「蒼霞精社」，講求學問之道。力學之餘，則潛心翻譯西書。他以譯書爲職業，即開始於四十六歲。光緒二十五年，開始爲人師表，初在福建閩學堂教書。後任杭州東坡講舍講席。並與當地詩友結詩社於西湖孤山。宋人林和靖結廬西湖之孤山，恬淡好古，不趨榮利，二十年足不及城市。工書畫、善爲詩。林琴南亦頗類其人。他論詩，則力排宗派門戶之見，極主適情見性。嗣轉赴北京，應京師大學之聘，任教職，有時亦兼任報社總編或翻譯工作，凡十有餘年。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，與蔡元培、胡適之、陳獨秀、錢玄同等，在文學方面對壘最力者，也就是他——林琴南。其個性之強項，操守之耿介，亦爲當時文人所難及。他在文學方面，晚年深得姚永樸（字仲賢，安徽桐城人，桐城派大將之一，曾任中正、中央大學等校教授）等之推許，以桐城派自居，自詡與古文家吳敏樹（號南屏，清古文家）、梅曾亮（字伯言，清道光進士，古文家）相伯仲。已早不甘居蔡（元培）胡（適之）諸人之下，且不畏衆矢之的。他一生不爭權利，祇爭學術，故即有非與對抗不可之勢。此心此志，至其晚年，雖在精力難繼，形勢上已經敗北情形之下，仍有因獸猶鬥的勇氣。至民國十二年，雖尙守勵志書院及

北京孔教大學的講席。但未久，即十三年九月，病逝於北京寓所。詩聖杜甫說的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，他在那時，也算是稀有的上壽了。他一生著作很多，有畏廬文集、詩集、論文、論畫等；最可貴的譯作二千萬言，尤爲世所稱道。

譯書全賴舌耕先生

林琴南不諳洋文，竟以翻譯西文而名利雙收。雖屬一種奇事，却正顯示了他天才絕高、強記過人，和國文根基的深厚。其譯作之富，實居當代儒林人士之冠，嚴幾道也沒有及他遠甚。說到翻譯西文書籍，林琴南最大的缺憾，就是自己不懂原文。不懂原文怎麼譯？這就全賴他人看書口授，自己將之筆記下來，加以潤色即成。漸漸熟能生巧，往往口述者尙未說完，而他的譯文，便已脫稿。有時祇須人將原文滔滔口述一遍之後，他即闔戶直書，也不失其原意。因之，林琴南的譯作，全係意譯，而無照書直譯者。如「茶花女遺事」等譯作，皆能情文並茂，而無一般翻譯家常有的毛病：苦澀訥口之弊。此非天資特高、記憶力特強者，又實莫能臻此。當其任教北京大學時，常常手則編撰講義，口則與口述者縱談原書內容的要點。思慮二用，而不慎事，實不愧爲一代天才的文學家。

當時爲林琴南譯書，專作口授的人，亦名爲「舌耕先生」。多數爲半文半達之士。如「茶花女遺事」，即爲王壽昌（字子仁，留法學生）所口授。其他如魏易（冲叔）、屠俊傑等，都是不見文壇經傳的人。故當時通曉西文，有意於舌耕

營生者，即多趨林氏之門，一為求取舌耕的機會；一為介紹西方文學的著作。如此一來，資料來源，雖不缺乏。如譯品選擇不嚴，或述者不能盡職盡意，則浮濫、枯澀、偏差、歪曲，常所不免，弊也隨之而來。不過林氏的文筆，活潑流暢、態度忠實，嚼英咀華，而不粗製濫造，自是未可否認的。也常能補舌耕人的弊失。正因為能如此，所以林氏在翻譯界的聲譽地位，能始終立於不敗之地。

書室宛如造幣工廠

林琴南在福州「蒼霞精舍」為學之時，即已開始學習翻譯。他賦悼亡的時候（約四十多歲），傷感之餘，偶然間，翻譯了一部法國小仲馬的「茶花女遺事」，藉以遣懷。於光緒二十七年（？）出版。一舉震驚了文壇，佳評喧騰。洛陽紙貴。因之，更提高了他譯書的興趣。自此而後，由於各方的鼓勵與要求，譯書便有欲罷不能之勢。順理成章，譯書似乎也成了他的專門職業。林琴南半世紀之後，與林氏同宗同鄉，世稱幽默大師的林語堂先生，學貫中西，望重儒林，似亦以譯著與教書為業，直與林氏後先輝映！八閩文風最盛，學者輩出，誠非虛傳。林琴南所譯英、美、法、俄、挪威、日本各國的名小說，世已彙為二集，約一百五十餘種、計二千萬言。不過尚有極少部份，雖未成書出版，也早散刊於各報副刊、雜誌。其他著作亦復不少，有小說六種、筆記三種、傳奇三種、詩文六集。凡所著作，或譯述，世人無不視同奇貨；但他對文學上貢獻之大，

又不僅在其著作，而在其譯述，尤其是世所稱的「林譯小說」。其中以小仲馬的「茶花女遺事」、狄更司的「塊肉餘生錄」、查里斯蘭姆的「吟邊燕語」、史托活夫人的「黑奴顛天錄」、史各托的「劍底鴛鴦」等，尤膾炙人口。其他如莎士比亞的「凱撒的故事」、史蒂文森的「天方夜譚」、大仲馬的「玉樓花劫」、伊索的「寓言」、易卜生的「梅孽」、狄孚的「魯濱遜漂流記」等，流傳最普遍，多成為家喻戶曉，學校或民間的讀物。

林琴南家藏中國古籍很多。倘有遠行，而其所行所帶的書籍却很少。僅詩、禮二部、春秋左氏傳、史記、漢書、韓、柳文集及黃雅疏證。如僅就此點觀之，人必謂其淺薄；又當其與新文學派蔡（元培）、胡（適）諸氏對抗爭論時，在形勢上，林氏復明明敗北。但在當時一般書買的眼光中，林琴南的學術地位，實遠高於蔡、胡諸氏若干倍。此無他，商人重利。利之所在，錢更是能令人盲心瞎眼的東西。

林氏在上海時，也是他最為忙碌的時候。經常要接觸舌耕先生和書商老闊。每日接受各方譯述小說、繪畫山水之委託，山陰道上，頗有應接不暇之慨。林氏上海居宅，原不甚寬敞。他的書室，尤相當狹窄，看書、休息、工作皆在其中。書室僅備小桌三張，高者作繪畫之用，中者為撰文之所，倭者則為堆集書報紙張之處。他這間書室，與夏壽田在京、滬書室之瀾綽排場、姬妾執役者，已相差得太遠。即與鄭孝胥簡陋之書室比較起來，也是望塵莫及的。林氏除接待賓客另有

客堂之外，朝夕則皆踞聚於書室之中，手忙腳亂，惟趕作品是務。雖勞碌逾常，總是有代價的。故其收入亦大有可觀，遠勝於夏壽田與鄭孝胥。因之，當時上海一般文化人士，即常稱林氏的書室為「造幣廠」。

人物平凡貢獻偉大

中國滿清政府，向以天朝王國自尊自大，文物衣冠，無一不居天下之最。中英鴉片戰爭，雖打破中國閉關自守的局面；但固陋積習與觀念，始終未改。稍後所提倡的所謂洋務運動，也祇知西洋的船堅砲利，科學昌明。我國也唯有學習仿造堅船利砲，才能抵抗西洋列強。這思想，算是前進了半步；對西洋文學，仍然全不放在眼裏，認中國固有的文化，已為世界之冠。這樣於己則敝帚自珍；於人則百無一是；對於中國文學之改頭換面，又不知耽擱了多少年？自有一個平凡的人物——林琴南，翻譯介紹西方文學作品來華以後，國人才漸漸知道西洋的文學作品，也有了不起，為中國文學所不及的地方；西洋的文學作家，也有如中國李白、杜甫、曹雪芹、施耐庵一樣的偉大文學家；才漸漸知道有小仲馬、莎士比亞、易卜生、托爾斯泰等西洋大文豪；咸以爭先得讀：「茶花女、塊肉餘生錄、魯濱遜漂流記、天方夜譚諸名著為快。故林氏對西方文學的翻譯介紹，不但作了輸入西方文學的極先鋒；也使國人破除了固陋積習與觀念，接受了西洋文學作品。而且由輕視而重視，更到了相當信服的程度。林氏對這方面的貢獻，自然難於否認。

我國儒林中人，在林氏以前，對於所謂小說作品向不重視。認為不能經世安邦，不能登大雅之堂，徒能使人玩物喪志而已。簡直視為雕蟲小技，不把它列入文學之林。這種思想，再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，亦已大為改觀。

而林琴南則正是推動改觀強有力的份子。他以一個中國古文學家，屈作西洋文化之奴，以翻譯外國小說為職業，國人不但以他為離經叛道，如胡適之之流，且以之與漢太史公司馬遷相提並論。由林氏開了風氣之先，近幾十年來，國內外的翻譯家，亦多受了他的影響。有些人更有一寫小說不如譯小說」的說法。一以寫書誠屬不易，次認借鏡他人之長，正是自我展開的終南捷徑。有個著名的文學作家周豈明（作人），一生譯作也很多。他在其翻譯集「點滴」序言中就說過：「我從前翻譯小說，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響。」即是一個證明。

再則中國舊小說的體裁、格式、章法，乃至內容，幾乎是千篇一律。直到五四之前，很少改變。在讀者的心理上，總難引人入勝，沒有更上層樓的感覺。而林氏所譯作的外國小說，依照原文模式、格調與推陳出新的花樣，便完全打破了我國小說的舊體裁，推出一種新章法。流傳至今，我國小說作家和翻譯家，猶多踵而宗之。所以林氏這個平凡人物，在文學上，不但提高了小說的地位和價值，也創出了小說的創作或譯述的新風格。

思想由前進而保守

林琴南雖以中國古文學家，翻譯西書而著名於世界。如就其個人思想而言，早年實比晚年開通得多。早年他有很多作品，和其很多對時事的見解，指陳當時社會的病態，應與應革所在之處。比較康（有為）梁（啟超）的前進，實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如革除文人腐舊頭腦、傳統社會積習、打破禮教、開放學術、與女學、解放婦女、男女平等。有許多主張，都是在康有為公車上書之提前出來的。後來多被維新派人士所採納。辛亥

革命以後，正是復興中華，建設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社會，從頭伊始，百廢待興，齊心努力的大好機會！很不幸的，林琴南前進的思想，不但在中途停滯了，且反有開倒車的態度與作法。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後，他對這運動的若干作法，極表不滿。這時他正在北京各校任教，與報社任總編。除極力為舊禮教作辯護外，並在「新申報」副刊，發表小說作品，諷刺提倡白話文的陳獨秀、胡適之、錢玄同諸人。更在北京「公言報」，發表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公開的信。指責北大「措施不當」。有不應「覆孔孟，剷倫理」、「盡廢古書，行用土語為文字」等的主張。蔡氏雖婉轉復之，並多方為之解說寄以極大希望，但實際上並沒有能使林氏改變其固執之見。

當新文化運動浪潮奔放之際，林氏猶始終我行我素。一般新文學人士與青年學生，雖多目林氏為頑固老朽，抱殘守缺，時代的落伍者；但這對他在文學上的地位，絲毫沒有受到貶損。他每一新譯文學作品出版，不但青年人仍然趨之若鶩；即成了名的，不論舊的新的文學作家，也照樣

以得先讀為快，此無他，還是他的先聲奪人。覺得這位古文家，確有值得懷念與欣賞的地方。絕不會僅因其思想保守，而全盤予以否定的。何況還有很多舊文人，始終是忠實擁護他的！

嚴氏品題身價益高

「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」，似已成了文人的通病，也代不乏人。尤其是近代文人。即謹言慎筆者，亦不免有毀譽半參。而毫無閒言者，並不多見。依個人所見，國人對於林琴南的觀感，則似譽之者多，毀之者寡。貶損他的，則為五四時代，他與新文化人士對抗時，他幾成了衆矢之的。讚譽之者，則多為折服其古文譯筆流利，與其對中國文學上的貢獻。這些似都不必廣徵博引的來說。且看林氏好友嚴幾道，對林琴南「茶花女遺事」，有一種寓貶於褒的評說，輕重所關，影響較著。亦頗饒有趣味。

文壇人士都知道：林琴南之譯「茶花女遺事」，正是他賦悼亡的時候。鳳靡鸞叱，愴懷難已，亦人情之常。他本其桐城之筆，發其綺情哀豔之思，移注於茶花女譯作之中，自然聲色俱勝，文情並茂。宜其譯作出版之後，應膾炙人口，風行一時。嚴幾道自亦謂已讀過八次，似猶不忍釋手。祇是他於讀林氏「茶花女遺事」一書之後，却又致其譏詞。謂其「綺業深重，此書銷盡支那蕩子之魂。余酷愛此書，已八番披讀未厭。祇覺閱後令人心志澄然，有導人性情入正之功。瑪格麗特，溷身勾欄，而心靈絕未霉腐。亞猛愛念初發之際，純真一本赤子之心，故能湛然深感，之

死靡移。一經老人捧喝，善念油然而生，莫克自過。萬苦千辛，甘之如飴，入後備受亞猛凌挫，泰然見宥。雖騷有『既修能魯內美』之句，惟茶花女足以當之。一切衆生，皆具佛性。一念迴向，即同本有。斯愈橫備十方，暨裏三界，不垢不淨，絕待晶莹。」

嚴氏這種似褒似貶，提綱挈領的簡略書評，已將全書內容與譯作，統括其中。既有導人性情入正之功，文學至上，即爲得之。不過也有人謂：嚴氏之評，殊非平心之論。也可說是嚴氏心自污染，志氣沉淪，才有此戲言出口。實不足爲茶花女之病轉，足見嚴氏之器量太小。但不論孰是孰非，而茶花女一書的身價，反經嚴氏品題而益高，自然也是事實。

對嚴林譯作的月旦

上節我已指出，文人筆下，對於任何文學作品，總不免有月旦之詞，沒有盡善盡美的。儘管嚴幾道與林琴南，同爲近代文壇之傑，作品亦難免世人的吹毛求疵，盡善非善，盡美不美。我在「忘機隨筆」中，記載着有某學者（當時未曾提名，忘了）曾說過：「嚴幾道與林長廬（即林琴南），均爲文壇泰斗。嚴譯多爲社會科學，如天演論、原富、法意，及名學等書，極盡雅達之能事。其中原書取譬，均易以中國典故。非學貫中西，融會貫通者，不克臻此。故讀其書者，幾疑爲嚴之創作，不似譯自西籍也。林譯多爲小說，以茶花女、吟邊燕語等書，爲最膾炙人口。雖筆法力追史漢，然多矯揉造作之處，氣勢究不自然。至

其創作金陵秋等書，則較譯文，更爲遜色。然嚴文深奧簡古，非國學素有根底，而又細心讀之，不易解，非如林文之可以普遍流行也。故林名在一般人中，轉出嚴上。聞耶穌教初請嚴譯新舊約，以索價奢而未成。使是書出嚴手，吾知今日讀聖經者，必不限於教會中人也，惜哉！惜哉！」

我重看了某學者這段批評記載，非如嚴氏對林氏之「寓貶於褒」，而是明顯的「尊嚴而抑林」。其指林譯「多矯揉造作」；創作「更爲遜色」；與嚴氏本人對林作的感覺：「心志澄然」；有導人性情入正之功」者，則未免大相徑庭。好在他又指出林文「可以普遍流行」。能流行，即能收「導化之功」，盡了文學的道德責任。故林譯仍不失其在文學上的價值。

世俗所謂文人無行，包括的範圍很廣，主要的，則是指文人藉才智之名，而放蕩風流，流連花叢，逾牆鑽穴，偷香竊玉這類事來說的。林琴南生理正常，既非書呆子，也未經遇如司馬遷之辱。食色性也，自然無異於常人。尤其能够寫出如「茶花女遺事」綺麗之文，就不可能與柳下惠同看。但聞人相傳：林琴南與孫寶珊諸子，曾在福州「蒼霞精舍」（類似書院，不過具體而微）讀書。時福州地方多妓寮，有私娼莊氏者，或爲現代交際花草之流，略識之無，行動浪漫自由，姿色亦相當可人。久慕林氏之名，深懷單相思之苦，而不得一親林氏。偶資緣求晤，林氏則走避之他處。後莊氏窺林出，常自作珍饈以貽其居。林氏同學諸子，見美食當前，絕不放過，輒飽餐盡淨。林氏返，悉其情，並不計較，亦一笑置之而已。莊氏見久無反響，也懷疑不已！一日，偶然機會，二人相值於途。莊氏笑問貽饈之事。林氏未便明言，則報之一笑。莊氏或意林氏已動了心，更進甜言蜜語以挑之。林氏不耐，又遽逡遁去。後莊氏以林詭僻難近，由慕生怨，由怨生恨，亦不再作鳳求凰之夢了。

蒼霞學子，深知林氏與莊氏事之始末，多笑林氏名士迂濶，不解風流，辜負了美人恩。林氏乃抽出一紙，以示同學，乃七絕一首，詩云：「不留夙孽累兒孫，不問情田種愛根，綺語早除名士習，畫樓寧負美人恩。」故林氏一生，守身方正，綺念不生。不但有坐懷不亂之遺風，且可與其文字知己，亦其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對抗者胡適之「從一（妻）而終，絕不後悔」的好丈夫，相互比美。

譽之爲傑實不過分

林琴南完全是一個土生、土長、土造的儒林一傑，與西洋沒有過任何淵源關係。既以翻譯西書爲業，情已不能自己。到了晚年，其日常生活，除譯書賣書之外，便是作畫賣畫。縱已年高七十，健康亦不太佳，仍每日工作，至少六七小時，有時且晝夜相繼。此固爲其興趣使然或藉作消閒方法。同時，他在科場中舉以後，對於功名利祿，從不追求，亦不企圖倖進，甚且雖微不入，祇靠自食其力以維生。朋友與其學生之中，雖多達官顯貴，也從不去依附攀援。這固是他性情木訥易怒，古板固執，人多不敢與之接近之故，亦實爲其清介廉潔的操守，所使而然。可是他又爲

人忠厚慷慨，尤富同情心，遇人有急難或窮愁無告的孤寡，解囊相助，毫無吝色。這是他最可佩之處，亦正是林氏能得人敬仰愛護的地方！

與林氏為文壇好友的嚴幾道，其出處則不同。兩人晚年，雖同以譯西書而負盛名，林甚或超過了嚴氏。而他們的生活條件與環境以及政治地位，嚴則較林優越許多。嚴氏在英國皇家海軍大學畢業，取得了第一名。據說：為外國人在本大聯邦諸國。嚴氏返國時，復與日本伊藤博文同船。伊藤亦卒業於本校；但名次則落後嚴氏很多。學識器度，亦遠遜於嚴。他們同船，長日無聊，

便不拘形跡的閒談起來。伊藤侈言歸國後之抱負，以及維新設計；嚴氏亦自道其富強中華的志向；兩人皆有互許的期望！但後來的發展，却截然不同，伊藤遇了聖主，得助明治天皇，完成了日本維新偉業。嚴氏回國，則正遇上弄權的雌主；又受阻於權臣李鴻章；故不見重於頑固保守的滿清政府，而莫展其能。僅以洋翰林之虛銜終其生。辛亥革命以後，國家重見曙光！而嚴氏亦祇在學術上有過表現，做過北京大學一任校長而已。當其他僚輩煥之餘，更染上了阿芙蓉之癖。氣沉志短，人就等於就木了。

嚴氏晚年，雖欲振發，有所作為；但夕陽雖

好，祇是近黃昏。所幸他尚有翻譯的八部名著，與其頗多的著作，才作了他盛名歷久未衰的支柱。若林琴南學歷、經歷，皆不如嚴氏的響亮，又出處殊途。他潔己為人，誠實自持，平平淡淡過了一生。其在學術上的地位，雖與嚴氏平分秋色，而有「聞侯雙傑」之譽。但林氏堅定志氣，敬業敏事的精神；鍥而不捨，辛勤苦幹的責任感與偉大貢獻；似又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。這並非固為捧場，即是說：在林氏之前，沒有見過不諳西文，而譯西書成名的文學家；林氏以後，迄今已有半個多世紀，也沒有發現有像他同樣的文學作者；譽之為「傑」實不過分。

中外文庫
之二十五

戴笠和他的同志

增訂再版
全一冊定價臺幣貳佰元

喬家才著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要目：虎穴游龍劉戈青。張家銓計擒酒井隆。淞滬指揮官楊蔚。胡子萍管人事交通。魏大銘建立通訊網。郝采蓮死裏逃生。王寶雲的悲壯故事。張秀君堅定沉着。張我佛立功異域。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。抗日硬漢張子奇。白世維一彈安華北。姜紹謨策反多奇謀。民運長才劉培初。汪祖華擅長訓練。書生法官沈維翰。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。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。王兆槐勇於任事。勞建白忠誠正直。金遠詢任重三湘。陶一珊戰訓有方。郭履洲鐵胆佛心。執法隊長毛萬里。馬志超忠直可愛。王孔安萬里壯行。中美合作憶蕭勃。周念行話少年遊。游擊能手阮清源。沉毅篤實張為邦。英邁練達楊繼榮。朱若愚堅忍實幹。簡樸勤謹誠樸。黃加持取締幫會。王志超入死出生。吳景中政訓長才。王崇五進出山東。楊遇春膽識過人。李葉超多面才華。樂書田「愚公移山」。吳安之錚錚鐵漢。謝鎮南報答知遇。羅敬殘而不廢等多篇一、二集合訂全一冊平裝貳佰元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